

浪漫經典系列

甜蜜精靈

派芮絲・亞弗登・邦茲◎原著
黃亦蓉◎譯



文藝出版社

Sweet Enchantress
by Parris Afton Bonds

獨家授權 翻印必究

浪漫經典系列

甜 蜜 精 靈

派芮絲・亞弗登・邦茲 原著
黃亦蓉 譯

花山文藝出版社

一九九三年・石家莊

(冀) 新登字 003 号

浪漫经典系列

甜蜜精灵

Sweet Enchantress

原 著：派芮丝·亚弗登·邦兹

Parris Afton Bonds

译 者：黄亦蓉

责任编辑：张晓黎

美术编辑：李文侠

出版发行：花山文艺出版社

地 址：石家庄市北马路 45 号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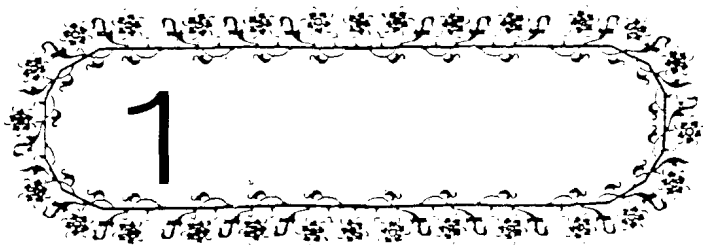
印 刷：石家庄北方印刷厂

地 址：石家庄市石岗大街柏林路 7 号

林白出版社有限公司转授版权

版权代理：大苹果股份有限公司

850×1168 毫米 1/32 8.125 印张 169 千字 1993 年 11 月第 1 版
199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0 定价：6.50 元
ISBN7 80505 983 7/I·873



一位魔法师？

一位诱惑者？

乞丐细细地凝视蒙提慕斯的女伯爵。她的肌肤并不细腻，像农妇般的被阳光晒成了褐色，而且还有泥土沾在被阳光晒黑的一边脸颊上，指甲上也覆盖着她所挖掘的泥土。老实说，一位码头流莺的诱惑都会比这一位愉快许多。

从乞丐所在的这个有着拱顶的内院望去，女伯爵在距他不到一根长矛的距离。他注视着她在整理庭园。鼠尾草、薄荷和其他冻死的植物的刺鼻味道从她锄下的泥土中冒出来。

一堆尸体，她一本正经的自言自语。她的声调清晰，像银铃般清亮。这种特质无疑是与她的云英未嫁身分不符的；尽管她的秀发如姑娘般的放下来。

一只褐色的鸬鹚停在附近的一张石椅上。她愉悦的高呼：“啊，我的朋友，你是来和我打招呼的吗？”

她抬起手臂，伸出一根手指，他猜是要让那鸟栖息的，但它猛拍翅膀飞走了。她发出失望的轻叹。

一位魔法师？乞丐微笑。这位女伯爵根本不是魔法师——或什么天晓得的诱惑者——只不过是一位头脑简单、微不足道的长工。

或许，那个指引他来见这位文采灵女伯爵的蹄铁匠弄错了。但是，不对，她是内院这一带唯一的女人。他的目光越过她，搜寻她身后的居家建筑、冬青树篱迷宫，以及无月的夜晚下任何可能藏身的地方。他先前已注意到，没有士兵守卫城垛。更显著的是，城堡的铁闸门是生锈的。

难道从来没有心存覬覦的军队越雷池一步吗？或许是国王的武士曾经出兵来防御大门旁那两座塔楼？然而，这座优雅的城堡的确构筑得令人击掌赞赏，因此往日必要时它也可能是固若金汤的。

不可讳言的，曾经繁华一时的隆格多省，一向以女人的卓越表现闻名。隆格多精致而高尚的气质是女人当家所造成的。

然而，他仍相信一介女流之辈——遑论这位疯子似的女人——竟能只手统治整个区域。无疑的，在这个位于隆格多省和亚奎丹公国之间的辽阔公国境内，必定有某个男人在运用他的权势。必定有驻军在防御这座城堡和闪烁的白色蒙提慕斯城——蒙提慕斯公国的首邑。

但是，他一路爬上那条穿过整座山城、盘旋而上的铺石

道路时，既没有看到任何佣兵也没有看到本地的武士。

他回想那河流环绕的村庄；涂着石灰、紧密连接的基尔特店铺（译注：中古世纪一种类似如今之工会的组织，任何店家必须受过规定年限的训练，且需固定缴交会费。）以及拥有凸窗的尖顶房舍，它四周的田野曾经是稳定生活的具体象征——千顷的葡萄园、密林和良田一望无际。

他随口向居民发问，得知宗教战争，尤其是半世纪之前的阿尔比十字军，曾经蹂躏本地，但这片土地的韧性仍清晰可见。本区的银矿一向获利颇丰，并且也是阿尔比宝藏传说的来源。

匪夷所思的是，这片颇具有战略重要性的地区显然是不设防的。

虽然他的外表文风不动，那位女伯爵仍由地上跳起来，转身面对他，回敬一般地端详了他好长一阵子。“褪下兜帽。”

姑且不论她倨傲的态度，最令他困扰的是她那不容闪躲的目光。也不过就是一对眼睛呀，不必在意呀，他再度提醒自己。那分明而直率的琥珀色被她较深的肤色一比显得有些太淡。或许她的较深肤色是由于她有阿拉伯人的血统。

这时，二月的清风扬起她的秀发。他本来认为那长发是模棱两可的褐色，但现在它却像火焰般飞扬，甚至可说是炼狱之火，但绝对不是阿拉伯后裔会有的发色。

他眨眨眼，她头发上的恶魔火焰消失了。他得牢牢的记住，此地奇异的阳光会作弄人的眼睛。隆格多不比英格兰，没有柔和的阳光和轻雾。

有那么一刹那，他有某种想要抓住她的冲动，但他努力

将那种不耐压抑下来。缓缓的，他拉下头上那和他的披风一样褴褛的肮脏的兜帽。

“上帝祝福您，小姐。”他道地的英格兰——诺曼腔法语并不是隆格多语。隆格多语较接近拉丁语，不像卡斯提尔语和北方法语。但他流利的拉丁语助他一臂之力。

在那双剑眉之下，她的目光仔细的上下打量他。显然他的表现不佳，因为她轻蹙双眉。

他发现她绝对不是一位巫婆，那挺直的鼻梁、方正的下颚和宽阔的额头在说明了她的绝对是一个冰雪聪明的人。她可能也不是疯子，但也并非散发迷人魅力的诱惑者。除非她能借用传闻中所拥有的魔法将自己变成那样。

“你不怀好意唷，农奴。”她终于说道。

他再度眨眨眼睛。她能看穿他的心思吗？不，他不相信这种胡说。“我只是来找食物，女伯爵小姐。我饿了。根据贵宝地的法律，在下可以进入您的厨房找残羹剩菜，不是吗？”

“你不怀好意，她重复道。“但是，蒙提慕斯的女主人从来不会赶走前来寻求援助之人。晚祷钟响，我们才用晚餐；在此之前，你可以在马厩帮忙。在你果腹之后，我们会送你救济金，然后你便上路。”

某些以前的事件在他脑海中炸开。某些他必须向人屈服的状况，某些贵族男人与贵族女人降尊纡贵的态势。他握紧拳头，下颚绷紧。

在他失控之前，一名铁塔般的男人仿佛受魔法的召唤而来似的，迫临在他面前。其实，他的身影先前必定是被附近建筑物的阴影所遮掩了的。这个巨人身着白袍，胸前绣着令

人忘而生畏的“圣堂武士”派的红色十字架。他约莫五、六十岁，面容饱经风霜，眉毛和睫毛都不见了。“我会带他过去，小姐。”

乞丐回过神来，以由于多年前的练习而变得十分自然的卑屈表情碰触额发，而这种立即反应的卑屈态度马上令他十分懊恼。他没有跟随那位虎背熊腰的圣堂武士，而是和他并肩而行，轻易地和那宽阔的步伐同步前进。乞丐知道自己比一般人高，至少比大多数男人高出一个头。虽然也是高头大马的身材，但是假如这位巨人和他同年龄，必足以将他粉身碎骨。

“你离乡很远了？”圣堂武士问道。

“是的。”

“你效忠哪一位主人？”

“万能的上帝。”他低语。

圣堂武士俯首对他微笑，意味深长的朝他的兜帽点点头。
“农人说的好：‘穿僧衣的不一定就是僧侣。’”

巨人的声音低沉但十分郑重，可是他带着微笑使他容貌虽丑却变得十分可亲，流浪者心中一震。“我以钱币而非十字架（译注：亦可译为骗术）换取面包。”

圣堂武士再度露齿微笑，闪亮的目光有如黑色的胡椒子。
“农人说：‘赌鬼的钱包没有绑带子’。啊，我们的铁匠来了。伯察会带领你以双手赚得清白的钱。”

铁匠短小精干，肩膀壮硕有力。“你的双手所处理的将不会是钱币而是马粪，老兄。”他笑道。

他差遣他和一位黄发的哑吧马僮——金德一起工作。流

浪者一面清理马厩的粪便，一面向铁匠探问蒙提慕斯的情形。
“那位圣堂武士是谁？是女伯爵的亲戚吗？”

“她的总管，”伯察举起铁锤用力的敲击一块火红的铁片。
“圣堂武士有麻疯病，你知道的。”

乞丐停下来瞪视铁匠黝黑的面孔。“而他还自由自在的在村民中走来走去？”

熔炉发出滋滋声并冒烟。“包得恩的麻疯病似乎不会传染。”

“哦？”他开始摊开金德取来的新鲜灯芯草，同时注意到马厩中的马是纯种的。“为什么？”

“我们的女主人，文采灵女伯爵。”铁匠以皮风箱扇煤炭的火焰。“她别具天赋，有一双神医的手。”

他借由批评想要探问更多的事。“我还听人说过不少与她有关的事情。人家说，她的古堡的城墙是玫瑰即将凋萎时的颜色，因为她以灰泥混合了动物的血涂墙。”

铁匠耸耸肩，将火红的铁块以火钳固定在铁砧上。“关于蒙提慕斯的传说多得很。”

流浪汉对于详情非常有兴趣，但金德递给他草料袋，他必须等喂过马之后，才能再追问下去。

工作完成后，他对金德点点头，提着一桶水踱向最后一座格厩。“那个哑吧马僮，加上有麻疯病的圣堂武士——这座城堡似乎是难民收容所。”

铁匠咧嘴露出缺了门牙的笑容。“再加上我。”他拉开皮制上衣的带子，几近于骄傲的展露烙印在他那汗湿胸膛上的鸢尾花形烙痕。“因为盗猎被烙印的。”

“在蒙提慕斯?”

“不，在香槟区。”他以火钳举起刚刚铸好的柴架，上下左右的检视着。“一件迷人的作品，嗯?”

“你不铸甲冑、钢盔、刀剑?”

下面的城镇传来晚祷的六下钟声。伯察放下他的作品，简短的回答：“没有必要。”

随着铁匠和金德，乞丐跟他们一起横过庭院，走向城堡的大厅。在室内，他以熟练的目光扫视一切。这里的人们从容不迫，室内洒着食物的油脂和爱犬掉落的残渣。这个天花板高耸的房间，石板光可鉴人，蜡烛是蜂蜡制成的，而不是冒烟而呛人的兽脂灯芯草火把。

但墙上却没有镶金带银的织锦，也没有精雕细琢的箱柜展示银酒杯、铜钵或细致的瓷器。这位女当家者的财库似与乡野的窘困互相辉映。与这座狭小的领主厅堂相较，爱德华国王在温莎的皇宫，无论多么寒伧、粗糙和严峻，都显得非常富丽堂皇了。

至少，这里还是有娱乐节目。从上方的阳台，吟游诗人以手摇弦琴、笛子和鼓表演。堡中的贵族仕女，当晚为数大约有十数人，已经在一座高台上的长桌旁就位。他注意到，那刷洗破旧的桌巾原来似乎是最高级的编织麻纱。显然此地曾经是财富之源。

他的目光固定在那群以女主人为中心的仕女身上。目前为止，他知道她芳龄二十有四，并且待字闺中。她看来似乎刚沐浴过，至少头发已以缀有珍珠的发网束在颈后。身上也换了干净的衣服：一件长袖的丝质罩衫，外加一件所绣的金

线现在差不多已褪尽颜色的褪色的天鹅绒外衣。

每位贵族小姐膝上不可或缺的宠物小狗却不可得见。相反的，栖息在她沉重座椅背后的是一头猎鹰——毛色光润、顶着冠毛并且含有杀机。

一名戴着独角兽徽章的侍女在她周遭徘徊，等着为主人切兔肉。她却不理会食物，所有的心思都集中在她左边的年轻男人身上。他戴着一顶翻边的孔雀毛皮帽，底下是灵活的眼睛和跋扈的下颚。

乞丐更加仔细的端详此人。他的双手强壮但优雅，边说边比着手势，似乎在向女伯爵描述什么。尽管乞丐极力的想听到他们亲密的谈话，杯盘的碰击声、客人的谈笑以及音乐、遮蔽了他们的谈话。

这个男人就是女伯爵幕后的势力支柱吗？或者是在她右边的圣堂武士包得恩？

“轮到你了。”伯爵催促道。

金德以手肘顶他，他回过神来，移向矮柜上的一只铜盆。他鲜有机会用到的高级肥皂，放在脸盆和水瓶旁边。它不是温莎的卡斯提尔香皂，但也非兽脂和炭灰。含有花木的芬芳，以橄榄油为原料，显示它的制造过程颇为讲究。

他抛开思绪，洗了手脸，然后到长椅上找一个空位。

桌上的食物是贵族用过的上一道菜，却比起潘布洛克伯爵所供应的稀粥伙食好上很多。仆人们交换着同事之间的谈话。乞丐邻座一位女人羞怯的微笑——或者试图微笑。她的上唇被切除了。妓女的下场；通常是在满足了那些欲火如焚的男仆和弓箭手后，被人从城堡的黑暗角落里驱赶出来的。

他恶心的端起公用的锡杯，上面还沾着另一边那名杂货小贩唇上的油腻，勉强喝了一口。放下杯子后，他的目光再度搜寻女主人。

如传闻所言，她被公认为吟游诗人的大恩人，而此刻，有一位诗人正在吟唱赞美她的华丽诗词。然而，她毫不在意那位油腔滑调家伙的花言巧语。她正笔直地注视着他自己的眼睛。她那琥珀的眼眸是慑人的。他文风不动，似乎气息都被她摄走了。

文采灵笑着摘下丹尼的海狸帽，搓乱他那长到下颚的金发。“我整个晚上一直想做这件事，柏丹尼！现在我们独处了，我可以。”

他抓住她的手腕，亲吻它的内侧。“而我整个晚上也一直想做这件事。”

她看到珍妮——一位被雇来充当她侍女的农家女——投来的渴望眼神，于是迅速的挣脱。“够了，获秋，叫这位傻瓜注意他的礼貌。”

那位年老的犹太女人，蒙提慕斯的女管家，嗤之以鼻，表示她的不满。她将女主人刚才在图书室阅读的精装本《特利斯坦传奇》的下册摆进一只柜子里。“你们两个是永远长不大的孩子。”

文采灵的青梅竹马盟友，虚张声势的本事和她不相上下，而激烈的个性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她不理睬获秋的话说道：“让我看看你的草图，丹尼。我等不及要破土开工了。”

她看着他那因石雕而粗壮的双手摊开羊皮卷轴。“这是医

院的轮廓。”

“但是它的圆顶好高啊。”

“圆顶越高，你要的窗户空间越多。”

“是的，我们需要窗户。几十个。”她的目光瞻仰着那交叉的棱线、窗间壁和拱壁。丹尼是一位建筑师傅，他的天赋如此奥妙而独具专业的异禀。

“丹尼，你的技术是一流的，”她的目光由草图转向他。“巴黎、小亚细亚和亚威农（译注：当时教皇的驻在地。）都需要你这种人才。而你却回到这里。我很感激，朋友。”她仰慕他，一向视他为一位勇敢、聪明而美丽的天才。

“是你自己送我到蒙彼利埃（译注：法国南部的国立大学）去的。”他的声音带着戏谑和渴慕——永远的渴慕。

柏丹尼出身寒微，但阻隔他俩婚姻的却不是他卑下的出身。相互追求的爱情可能以彼此倾慕为基础，但婚姻的爱情却必须以责任为基础——而她首要的责任是蒙提慕斯。当她的生命已经如此圆满而充实时，何必结婚？目前即便称不上快乐，而已拥有一份自己创造出来的和谐。

“然后你却带着名建筑师和工程师的头衔从大学跑回来。就这一点而言，你欠我一座医院，然后我才要将你还给法兰西国王，去建他伟大的教堂建筑计划。”

“但是我努力的目标是大建筑师，采灵。”

“你和我都同意……”她停顿并微笑。丹尼的思想已经向前迈进，为建筑生涯的下一阶段做准备。

“首先，游历四方是必要的，”他说。“我希望从卡雷拉取得大理石。威尼斯人有最好的玻璃工。还有，采灵，我将需

要最大的起重机——”

她笑道：“够了，傻瓜，否则你一定会叫我倾家荡产！就像我付钱让你去科隆买书一样。”她的图书室的藏书已经汗牛充栋、上自天文，下至地理。“我会给你一张表——”

“采灵小姐？”包得恩站在图书室的拱门下。他的背后紧跟着那位乞丐阴暗而魁梧的身影。“您答应给的救济金。”

她先前在花园所感受到的那股不安情绪再度扰乱她平静的心，但她拒绝追究它的来源。不愿破坏与丹尼共度的夜晚，只希望那个乞丐立刻走开。“给他一把辅币。”

她转过身去，但身上每一根神经都紧张地感受到乞丐的存在。她几乎能感觉到他灼热的目光。一位刚烈的男人，她确定。

天亮之前，乞丐从他过夜的一张靠墙长椅上坐起来。他以斗篷充当被子。

公鸡尚未啼叫，大厅中打鼾声仍此起彼落。黎明前的寒意笼罩偌大的房间。另一头角落的壁炉中，昨夜熊熊的火焰只剩闪烁不定的余光。炉火是不可熄灭的；仆人很快就会忙着添加柴火。

他伸懒腰，心想不知何处有礼拜堂，因为他习惯一早先去望弥撒。睡眼惺忪的金德懒洋洋的为他指出主教之塔。

他经过附有窟窿般之壁炉的守卫室，置身于此令他十分自在，但也为它的疏于守卫而不悦。只有一些上漆的盾牌和一系列钝钝的长矛、锤矛挂在墙上。根本不堪一击。

一道紧密的螺旋阶梯通往礼拜堂，里面透出的烛光宛如

在外面的回廊中扑动翅膀的飞蛾。他虔敬的步入。这座小小的环形礼拜堂中弥漫着馨香、甜美而沉重的气氛。他本以为会看到一位教士，却遇见文采灵女伯爵。

她背对着他，盘腿坐在地板中央的一只座垫上。放开的头发流泻至臀部、触及彩色的地砖。从她外衣的边缘下可窥见到一只赤裸的脚。他怀着奇异的向往，注视着那比她的脸或手白皙许多的柔软肌肤。

那馨香……他感到晕眩。他挣脱目光，寻找一座祭坛或木制十字架，却发现他什么也没找到。一改朴素的风貌，石墙上绘着泛有黄金光泽的绿色壁画，天花板缀着金星——天啊！好大一笔财富。

接着他听到她的声音：轻柔、反覆、细不可辨的话语。他感到寒毛直竖。她没有察觉他的存在，他迅速的退开。他是一位信奉上帝的武士，因此无所畏惧。但是女伯爵信奉什么？

他困惑的回到大厅，那儿已摆出了简朴的餐饮。他喃喃的祷告，迅速的吞咽了一大团面包和一钵果汁。这时，最后一批仆人已经起身去工作。他却徘徊的混在新来的人之间，进入公正厅。从窗棂的阴影中，他饶富兴味的看着那位圣堂武士在女伯爵的家臣中穿梭，询问或提供意见。

乞丐正认定终究包得恩才是真正掌理行政事务的人，此刻，女伯爵进来了。她穿着紧身上衣，外罩淡紫色外衣，腰间束以玳瑁别针。头发梳过，再度以发网束在颈后。站在圣堂武士身旁，她显得娇小而纤细，像个孩子。在她戴着手套的拳头上栖息着那头戴着头罩的驯服猎鹰。

她在法官的椅子上落坐；那是一张裹着朱红色摩洛哥皮、

布满钉子的沉重座椅。顶端纹饰着她爵位的象征——那头奔驰的独角兽。

圣堂武士递给她一份卷轴。她的目光几乎不看文件，以冷静、清朗的声音宣示：是年春天有几亩田地应以何种方式耕种、讨论每一座庄园应饲养并改良何种牲口；最后并同意给予蒙提慕斯一座村庄一项社区特权。

该事务处理妥当之后，请愿者随即上前。乞丐倾听她如何处理纠纷——一位佃农恭敬的陈诉邻居偷窃其猪只、如果能免除过桥费、一个纺织的基尔特希望来此设立、一位寡妇希望分得先夫三分之一的产业。

他以为女伯爵会提议一位合适的对象给这位其貌不扬但颇为富有的寡妇——所能收到的结婚税对蒙提慕斯极为有利。一座庄园的财富是由其税收而定。

结果女伯爵令他十分意外。她倾身向前说道：“白夫人，我建议您即刻住进一家修道院，以摆脱男人的统治。您的经历绝对足以让您胜任女修道院院长的职务，并掌握庞大的权力。”

接下来是一位哭泣的少妇，被一位穿着手织赤褐粗布、在头巾之上又戴着草帽的健壮农妇推上前。她噘着嘴、抱着双臂控诉道：“我的媳妇把她的婴儿堕掉了。”

佃农和村民们开始交头接耳、窃窃低语。女伯爵若有所思的以鹅毛笔顶端的翎毛来回的刷着嘴唇。最后她说：“你希望讨回什么公道？”

“死罪。正是她对待我未出世孙儿的方式。”

女伯爵放下鹅毛笔，向少妇问道：“你有什么话说？”

妇人俯首注视她那沾满泥泞的木鞋。“我——我丈夫，他——强迫我。”她困难的吞咽一下，低声的说：“他强暴我。”

“他是你的丈夫。”婆婆插嘴道。

“身体是她自己的。”女伯爵说。

农妇张口结舌，一时失控。“主教会听到——”

“身体是她自己的，不是教会的，”女伯爵坚定的说。“你丈夫呢？”她问少妇。

“在田里。”

女伯爵扬起一道剑眉，嘴唇抿紧。“由于他不敢自己过来，我命令你，夫人，以及你儿子，以平等的态度对待你的媳妇。如果让我听见什么，后果你必须自行负责。明白吗，夫人？”

农妇的草帽认同的点了一点，帽子下的面孔是愠怒的。

大厅中其余的请愿者似乎都接受这项判决。乞丐对这件夸张的褻渎行为感到不可置信。这必定只是一场活生生的闹剧表演吧！

他的憎恶和激动必定流露出来了。女伯爵抬起下巴，仿佛嗅到什么不快。她缓缓的转头，目光搜寻房中的凹处，然后固定在他的身影上。

“你，”她说，虽然声音如蚊蚋般细不可闻。她做手势。“过来，农奴。”

他向前移动脚步，与那两名农妇站在一起。他压低帽子，笨拙的鞠躬。“老天保佑，女伯爵小姐。”

“昨夜，我命令你一旦吃饱、拿到救济金就马上离开蒙提慕斯，不是吗？”

“今天早上我的肚子又饿了，小姐。”他可怜兮兮的低哼